

新时代之歌

1

林强拉着小型旅行箱,随着渐渐向前挪动的人流,等待安检。他目光平视前方,眉头微皱,似乎在思考什么。这时,衣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林强连忙掏出手机。是妻子书雅来电。书雅,我一离开工作区,就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我现在在机场,正等着过安检。儿子的腿——是扭伤还是……别的?林强问得急切,似乎又怕听到“别的”。

书雅说自己刚才在厨房,手机在卧室充电。她告诉丈夫儿子右腿骨折,已打上石膏,又说你们单位派了人过来,这两天一直在家帮忙。她让丈夫别太着急。

一阵头晕袭来,林强的身子晃了几下,强挺了挺才没倒下,心像被掏空了捣碎了。半晌,他才稳住情绪,喉结骨碌了几下,不放地追问,医生有没有说……会落下残疾之类的话?

医生说要看恢复情况。老公,飞机不晚点吧。

目前没报晚点,落地后我给你电话,先这样,等会儿见!

去年春节一过,林强就带着科研小组成员深入南部地区环境恶劣的地下坑道,进行带实战背景的科研攻关。这次任务难度空前,完全是边研制边建设,边使用边改进,全方位展开,同步推进。林强课题组负责任务中通信指控系统研发这一块,是重中之重。未来战争,态势情况复杂多变,军事通信指控系统作为未来战争不可或缺的通信手段,要确保诸军兵种在联合作战中通信实时畅通无阻。保障通信易,但保障通信实时畅通,是存在着瓶颈的。

日子快得像高速行驶列车,眨巴眼功夫就奔出几十里,一杯茶没喝完,已到下一站。林强和科研小组成员宵衣旰食,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眼见瓶颈就要拿下,时令也已到5月下旬。

离开北京3个月的时间,林强仅回过一次北京,还是为了协调系统需要的一个特殊芯片,满打满算,在京停留48个小时,在家住了一晚上,妻子精心准备的饭菜都没来得及吃一口。

5月的北京,迎春花一片一片开得烂漫,而祖国的南部,却是闷热潮湿的季节。上午,林强进入坑道,继续对系统进行联试跟踪。两百多平米的地下坑道,“滴滴答答”敲击键盘的声音响成一片,一组组指令在天地之间传送,海量信息如银河奔流,形成一张巨大的信息网络。林强工作台上那部米色内部电话响了。盯着屏幕潜心分析数据的林强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我是一个兵

■田月军

我既不在雪域高原
也不在海岛边防
没有到战斗前线
也没战斗在抗洪救灾的现场
我只是一名普通士兵
或在机翼下维护
或在舰艇里远航
或在食堂里翻炒
或在操作台繁忙
我
就是一名普通士兵
行进在雄赳赳的队列里
很难看出我与战友的区别
站在执勤的岗位上
警惕的目光和其他士兵一样
我有着一样的喜怒哀乐
想家的时候落泪
训练累了脚腿肿胀
走在“军人依法优先”
的通道里豪情万丈
“军属光荣”的牌牌引来
多少乡邻羡慕的目光
在部队的时间长了
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只记得我
是一个兵
枫叶红了又黄
又一阵揪心的锣鼓敲响
火车的汽笛呜呜彷徨
送行战友的队伍拉得很长
舍不得啊舍不得

舍不得百听不厌的军号
舍不得摸爬滚打的操场
舍不得生死与共的战友
舍不得朝夕相伴的钢枪
真想再看一眼那熟悉的营房
真想再闻一闻军营花草的芳香
可离别终将来临
不哭以军人的姿势告别
昂首奔赴新的战场
因为我知道
无论走到哪里
我都是一个兵

军 装

或绿或蓝或白
其实颜色并不重要
缝打的都是钢铁之躯
编成的都是威武雄壮
臂章光辉夺目
兵和符号宝石般闪闪发亮
裤缝线上刻画着军人的威严与刚强
肩牌里盛满了和平的使命和荣光
每一个穿军装的人都知道
穿上军装 人就变得不一样
腰上挺得更直头会立得更紧
眼会变得更亮
每一个脱军装的人都知道
军装早已和身躯融为一体
剥离如蚕蛹蜕变

忠诚无声

■韩丽敏

自己能行,又说儿子凌一大了,参加完高考就能帮着自己照顾爷爷。老人术后第8天出院。书雅紧绷的神经刚放松下来。一个电话,她的心又拎起来。这时,离高考还有一周又两天。电话是儿子凌一的班主任打来的,告知凌一课外活动打篮球扭伤了脚,请家长去学校接孩子。接这个电话时,书雅刚把老人从医院接回家。她拿着手机足足愣了有一分钟。当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将老人安顿到床上,说凌一学校有点事,自己要过去一下,又交代些注意事项,便匆匆离开家门。

3

林强在“基指”帐篷前立定,喊了声报告!林强吧,进来!总指挥柳杨在帐篷内说。林强撩开帐篷门帘走进来,立正、敬礼!柳总指挥!柳杨已经离开座位,抬手还了礼,满意地说:够迅速,合格!

召之即来是一名军人应具备的起码素质,如果连这都做不到,说做新形势下能打打仗打胜仗的革命军人,就是瞎扯。林强说。柳杨黝黑清瘦的脸上法令纹刀刻一般,那双不大但极其有神的眼睛流露着赞许的光芒。他点点头说:自觉在改革大局下行动,是流淌在军人血液里的“崇高基因”,围绕打仗搞科研,就是自觉践行强军目标。林强,实践证明,你是经得住考验的,“强人”这个绰号,并非浪得虚名啊。

林强的脸红了一下,尴尬地来回搓着两只大手,说:我就是这么个直来直去的性子,也想改,也试过,可不说实话不干实事的滋味,真不是谁都能承受的,顺其自然吧。

改他干嘛!大家喜欢的就是你这种实干精神,咱研究所几个常委,谈起你都竖这个。柳杨说着竖起大拇指。

林强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便不接柳杨的话茬,而是问:柳总指挥,急着让我过来,是不是有新任务?

柳杨不想一上来就告诉他家里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一个人承受能力再大,忽闻慈父身患绝症,孩子临近高考发生状况,也很难能把持住。自己也曾家有考生,高考前那种紧张那种焦灼,自己深有体会。这样想着,柳杨敛起笑容,说:那我言归正传。是这样,今天一上班,所办秘书将电话打到我这儿,说昨天下午政委在301医院,遇到你家属

背着儿子跑上跑下做检查,一问才知道,是你那宝贝儿子凌一在学校打篮球时,腿受了点伤……

林强的脸色顷刻间煞白,不安与焦虑毫无掩饰地写满全脸:我儿子腿受伤啦?严不严重?柳杨的大手掌按在林强的肩膀上,有力晃了晃,像是安慰又像是给他定心丸:别急,应该就是肌肉拉伤之类的。柳杨撒了个善意的小谎。接着他又说,你的请假报告填的是6月4日开始休假,休8天,我已经签字,政委的意思让你提前回去几天,离高考也就一周多点时间了,不能为了工作,真就连家也不要了。这里信号不好,跟家里通个电话也难,还是提前回去吧,陪陪儿子和老婆。一眨眼你来这边已经三个多月,其他干部还可以轮着倒休几天,你却扎了根似的;中间虽说说过一趟,还是因为工作,我这个总指挥有责任,没安排好。噢,机票都给你订好了,下午两点三十分起飞。一会儿你去交代下手头工作,收拾收拾就出发吧。

柳杨没把林强父亲身患重疾刚刚手术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一并告诉林强。现实太残酷,他不想让林强同时承受双重痛苦。

4

林强好不容易等到自己安检,刚要走向指定位置,手机在兜里又震动起来。他对安检人员说声抱歉,自觉站到一边,掏出手机。还没有过什么时候,林强如此担心漏接妻子的来电。手机屏上显示的却是邹永川的名字。他心里一紧。工作区域不能开手机,不能打私人电话,打手机需要坐车到几十里以外的地方。不是特别重要的事,邹是不会给自己打电话的。邹小邹,什么情况?林强紧张地问。林主任,刚才进行突然断电快速恢复网络通信试验,可是……

林强感到自己的心都要飞出喉咙:说结果!加电后所有数据成为乱码,能用的恢复手段都试过了,数据……没找回来。电话那边的邹永川已经带了哭腔。林强握着手机半晌没说话。此刻,他的脸发木头发木周身发木,仿佛忽然失忆,大脑一片空白。

半晌,林强才回过神来,说小邹,我知道了,别着急,先挂电话吧。林强握手机的手无力地垂下,站在那儿茫然地注视着前方,直到安检员请他过去进行安检的声音传来,他才如梦方醒。这个时候,一个念头在脑海形成!

林强对安检员说声谢谢,拎起小旅行箱,穿过等待安检的队伍,匆匆朝机票改签处走去……

记 忆 怀念,传播精神能量

连长来了,我们几个接站。一见面还不得激动得手舞足蹈,然后拥抱,泪下……没想到,预想的情景,一个都没上演。

出站。连长在前,我们在后。迈脚,摆臂,挺胸,穿越到了新兵连的操场上:一二一。

38年前。那个北风呼啸的深夜,我们被六轮“大解放”运到湖北襄樊一个被简称为“空三野”的新兵训练基地。黑灯瞎火中,连长长什么模样,没看清。第二天一睁眼,冰雪世界惊现。开门枝鸟散,一絮堕纷纷。我们堆了一个雪人。我们给雪人戴上军帽。我们给雪人敬了礼。我们把小脸冻成红苹果,得意地认为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雪人,正开心的时候,响起了哨声。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传说中的连长。

身高七尺,五官刀刻般,冷酷型。我们生生地多了几分害怕。至今记得连长那天的训话: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脱胎换骨。新兵连期间,你们每个人都要完成从一个普通老百姓向一名真正军人转变的过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们一切行动要听指挥,服从命令!外出两人成行三人成伍,有事要喊报告!

忘了哪个武汉兵小声嘟囔:么事啥,上厕所也要喊报告?3天之内,连长命令我们剪“羊尾巴”。女兵发不过肩,不得烫发,军规。偏偏我们上海这几个女兵,不是额前云卷云舒,就是脑后碧波荡漾。他居然用“羊尾巴”来糟践这份美丽!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我们哆嗦着站军姿。也不知咋的,那个谁谁谁同手同脚总是顺拐。一二一,三遍四遍五六遍,越纠正地越紧张,越紧张她顺得越离谱。连长发出狠话:一人拐不回来,全体不得稍息。眉头挂雾凇,睫毛抖瑟瑟。就那一天,冻疮前仆后继地种上了我们的手背,并把我们的手背染成了一握拳手就被破皮的红玫瑰。

雪后初晴,操场犹有残雪。那天的训练科目是瞄靶。到现在说起我们还认为连长是铁石心肠。那样的天儿,他不给他的新兵找些柴火烧个火炉也就罢了,他怎么可以让她们卧雪三点成一线,一卧就是两小时。大家一个个泪花打转转,委屈的小眼神看着他。他心都不软一下,还下口令三条:不许有垫物;不许戴手套;不许叫唤冻死啦。与大地亲密无间了120分钟后,我们胸前结冰心儿拔凉;连长怎么可以这么摧残窈窕淑女?最闹心的就是夜间紧急集合。老兵说,紧急集合大多在前半夜,但也不能说后半夜就太平无事。到底是前半夜还是后半夜呢?我们天天支棱着耳朵睡。其实我们不傻。我们学会了侦察。哪天同时见不着连长班长影子的时候,我们就格外警惕。终于有一次熄灯后,班长们集体失踪。我们赶紧跳下床摸着黑穿衣穿裤打背包,然后瞪着双眼坐到鸟儿都醒了。我们低估了连长。第二天早晨出操,连长面带诡异,在我们跟前闲庭信步。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开始和衣而眠。这招考验意志。冷飕飕,不到半夜就冻醒。我们没坚持几个晚上。谁知那晚被窝里的梦刚开了头,就被“嘟嘟嘟”声吹醒。全体惊醒。全体慌乱。拖拉着鞋子的,抱着被子的,穿错裤子的,腿伸在罩裤和棉裤之间的,还有裤子前后套反找不着裤扣的,甚至还有光着脚丫喊妈

妈的……“空三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连长命令我们向江边跑步前进。才跑几步,这个背包散了,那个鞋子掉了,再那

遇上连长是个缘

■许 平

个声嘶力竭地报告“跑不动”了。电影里的溃逃啥样?我们差不多就那样。狼狈不堪地回到基地,本指望连长能说声“大家辛苦了”。谁料,他却在不远处,铁着脸,冷着眼!

搬到38年后。这天见到连长,我们表面镇定,心里澎湃。那刻起,一种与新兵连相见的欣喜,就没下过我们的心头。心头装不下了,就想释放,于是就忆了这点苦,申了这点冤。哈!你们的内存里就没点我的好?连长说:过年给你们加餐,弄了12个菜不记得?那年月,这容易吗?隔壁46库,那些男兵吃什么!你们在梦里骂我的时候,我守着火炉在给你们烘臭鞋垫烤衣服裤子,那味儿!还有过年联欢会,为让你们高兴,允许你们跳圆舞曲,过后我挨了上级的训,说男男女女跳舞不严肃。更有那,分兵结束你们走后,我花了一整夜的工夫,给你们几个写了一封长达6页纸的信,字字是关爱,句句有希望,这,你们也忘了?

触碰到了泪腺。想起连长最后一次训话:我敢保证,若干年后,你们仍然会记住今天,记住这个地方,因为你们的从军之路,是从这里开始的。那刻我们围着连长,离愁别恨,化作倾盆雨。这次我们还知道,当年为了带我们,连长不得已地推迟了转业。这一推,连长和我们,就合成了一个战友情。你说说!世界那么大,缘分就是这样妙不可言。

38年间,不记得我们和连长有过联系。注定的。初心不改,隔多久,也在那儿。微信了得,将我们团圆。我们仍然称他“连长”,似乎谁都不愿意改口。于我们,一个称呼是一种记忆。“连长”关乎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军旅之梦。

我的“军”字情结

■李 艺

我自一出生便与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军字情节仿佛融入了我的血脉。我最爱听的声音是军号。据我妈讲,过了预产期一个星期,我竟没有半点要出生的迹象。爸爸着急地说,来部队大院待产吧。没想到,妈妈到部队的第二天早上6点,伴随着部队的起床号声,我就顺利诞生了。初生的我总爱用哭声表达自己的情感,爸爸妈妈用尽了招数也不能使我安静下来,但说来也怪,只要听见军号响起,我立刻就破涕为笑。于是,爸爸就翻录了一盘军号磁带,专门用来对付我的眼泪。

我最爱玩的游戏是打仗。当时我迷上了热播的电视剧《亮剑》,尤其是喜欢李云龙这个有血性、敢打仗、打胜仗的英雄。上学时,我们居住在大院的孩子见缝插针占领了部队的综合训练场,模仿解放军叔叔训练的样子学习单兵战术训练基本动作,还分成解放军和敌人两组进行对抗打仗。每当我一路冲锋陷阵跑回家时,妈妈总是摇头叹气说,天天打打杀杀,哪像女孩子的性格?

我最爱穿的衣服是军装。9岁暑假时和妈妈到爸爸的部队探亲。爸爸着军装带我们散步时,两只狗友好地向着我们摇头摆尾,只要我和妈妈单独经过时,两只狗就狂吠不止。有一次,我故意披上爸爸的迷彩服去走了一趟,两只狗180度大转变,好像见到了主人一样友好。我调皮地说,穿军装多骄傲自豪,就连动物都认可。在学校军训后,那段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让我彻底爱上了国防绿,从此,不爱红装爱军装。

我最爱唱的歌曲是军歌。军歌嘹亮,战歌铿锵。我对军歌情有独钟,最爱唱的是《强军战歌》,唱起它就唱出了军人的铮铮誓言,我仿佛看见浴火重生的新型人民军队正阔步迈向新征程。我的军歌我的情!

我最热爱的职业是军人。军人,战争年代是流血牺牲的人,和平时期是默默奉献的人,危险关头是挺身而出的人。如今,强军的号角已经吹响,自儿时便融入血脉的梦想,将激励着我用青春智慧筑起保卫和平的钢铁长城!



生命乐章 (油画)

周昌新作



长 征

第 4081 期